

4~ 767515

K215 8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第八輯

陳斯斯

清未

端信

公齋

文文

選編

(合訂本)

石景宜 贈書
石漢基



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21113001124385

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一六種

陳清端公文選

陳

璜

弁言

省立臺北圖書館藏有陳清端公文集八卷，分訂四冊，爲清陳瓊撰，光緒二十三年刊。我們選其關係臺灣部份，集爲一冊，列入臺灣文獻叢刊，而定名曰「陳清端公文選」。原書首有序文三篇、家傳一篇，照舊轉載（惜原書首篇周序前脫一頁，約一百六十餘字）；並以「總目」附於書末，以利查考。（周憲文）

周序

（上缺）聖祖仁皇帝特達之知，敷歷中外數十年，如鷗鵬之翔秋風，若巨魚之縱大壑；黼黻太平，潤色鴻業；三湘七澤之間，甌越閩海之地，風行草偃，吏治稱極盛焉。文孫肅菴太守蒼萃先生遺稿，彙爲一編，其間嘉謨入告、承流宣化之政，興利除弊、月吉唱和之文，與夫碑記雜著之足供採擇者，編校付梓。讀其書者，可以得居官之要道、經世之遠謨。區區揚風挖雅，抑其末矣。然則公之立德、立言、立功，以法天下而傳後世者，如接響歟，豈獨爲陳氏傳家之治譜已哉！

乾隆乙酉仲秋涪陵周煌書於豫章試院之靜香齋。

孫序

唐宋來立言垂不朽者，莫如昌黎、廬陵之文。而二公論文之語，若出一口。韓子曰：根之深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歐陽子曰：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固以立言者自有本焉；不在區區文辭之末也。粵僻在嶺南，雷與瓊並瀕於海。猶憶幼承庭訓，謂雷、瓊間產三異人。一曰邱文莊，一曰海忠介，一曰陳眉川先生。當是時，先生以天下清廉第一屢獎賞於聖祖仁皇帝。故遐邇遞相傳頌，而先君子遂各道其生平；或文章，或氣節，或政事，俾知所效法。迄於今幾四十年矣。文莊公先代名儒，所輯大學衍義補，凡治國平天下之道，皆可坐言起行。惜衰暮登朝，迄未竟其緒。忠介公清風勁節，雖婦人孺子亦能舉其一二端以爲美談，而文章則不少，概見於世。先生遇逢聖主，治行卓越，薄海內外莫不知之，獨其生平所著作，尙未或傳。余嘗謂人生有三立，所以垂諸不朽，必同條而共貫。若文莊、若忠介，旣人往風微，祇托諸想慕耳。我與先生生同斯世，誥嗣與家贊元、叶飛兩兄又爲鄉同年友，而余曾不得附年家子之後，親承豐采以奉教所爲三不朽者，不勝慨然於吾生之已晚也。今年春，余校士雷陽，卽訪先生後人。乃知有明經名子翼、孝廉名子良、茂才子恭。孝廉蒙恩眷念名臣

，特賜鄉進士。茂才人品端方，余將循例舉優行以登於朝。及詢先生遺集，則僅以制義見示，而未見詩古文詞。迨由雷赴瓊，獲都文莊、忠介合選八冊，又得瓊山學的一冊。茲由瓊回雷，孝廉兄弟特抄輯先生政績二冊、文一冊、詩一冊示余，而並囑爲序。余所見文莊詩文類，春容恬適，意盡辭止，庶幾乎有道君子言近旨遠者。忠介不留意於語言文字間，而當其性情所激發，則稜稜見風骨，自謂於四子六經或堪輔翼我。先生政績昭彰，固已功在社稷、澤在生民，而詩古文詞亦如昔人所稱：瓊山根本盛而枝葉衰，事情多而聲輟少。嗚呼！此則本諸德行以見於事功，而後發爲詞章，實有可垂以不朽者。克比文莊、忠介兩公，豈第爭勝於文辭之末云爾哉！若夫先人手澤，既猶有存，孝廉兄弟讀其書，卽學其爲人，勉爲不朽業，以勿替家風，是猶惓惓此心所跂予望之者。

乾隆丙寅六月望日荅上孫人龍手稿。

顧序

余童子時，卽聞海內有清端陳公者，以名進士起家，數歷中外數十年，推治行第一，而公方如孤山老衲，以危苦自持，天下信之，顧弗及親其儀範、聆其緒言，有「余生也晚」之憾。嗣以羈宦都門，獲交其文孫肅菴，間述遺事，益心儀之，猶未讀公書也。泊余謝病歸里，肅菴亦出守南康，移書相招，俾主講白鹿，得數晨夕，肅菴乃盡出公詩文相示；受而讀之。蓋自作令，而部曹，而學政，而監司，以至於撫軍，凡興利除弊、恤民飭吏、崇教起化之方具在焉。其間敷奏之體要，指陳之剴切，播告之懇懇，與夫論學論文靡不洞達曉暢，加以虛衷求瘼，詢度諛謀，悱惻之言，溢於行墨。歐陽子所謂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者也。其他記序及有韻之作，要皆原本性情，抒其所得，視之務采色、誇聲音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於是，嘆有德者必有言，而向所聞風起慕、憾生之晚者，乃今如親儀範而聆緒言也。肅菴蒞南康未久，而潔己奉公，汲汲於振起文教，有公之遺風焉。編校既定，將授諸梓，以流示天下，囑余以一言綴簡。余材朽行薄，何敢序公文？聊志夙昔景仰之私，得稍慰藉云爾。

時在乾隆三十年歲次乙酉立夏前三日海虞後學顧鎮頓首拜序。

陳清端公家傳

公清德重望，上結主知，下孚輿論，旣已紀之太史，載在司勳，足以垂世不朽矣。而國史所錄，類舉其大，不及覲縷餘事。其孫南康太守子恭屬余補綴遺軼，藏之家乘，以示後人。因據舊狀探後，詳於諸生作令時事，後乃撮其要者，作陳清端公家傳。

公諱瑱，姓陳氏，字文煥，一字眉川，海康人。去雷城東洋之十五里，實家焉。世族單寒，祖父皆潛德弗耀，公始以進士起家，歷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南、福建，追授禮部尙書，賜諡清端，詔入賢良祠。

公少貧窶，茹苦力學。年十九，補郡學生。旋丁內、外艱，毀家庀喪葬，生計日索，餽粥時不繼；然試輒冠軍。以故，從學者衆，得束脩羊稍贏，輒分贍親故，雖日不舉火弗恤也。廻翔諸生間久，始以年例貢成均，時公年三十四矣。又四年癸酉，登賢書。明年甲戌，成進士。

初，雷陽創立義館，當事延公掌其教，多所成就，釋褐歸。諸生復邀公講學其中，里居五年，足跡未嘗及公門。於人世苞苴，無絲粟濡染。每謂貧不在多得；非分一二錢，便如千百萬；後嘗舉此入對，實未仕時律身已如此。

己卯謁選，得福之古田令。古田穴山而居，丁田淆錯，賦役輕重，歛民逋逃轉徙；黠悍者或嘯聚林谷，奸吏藥牙其間，狙詐喜事，挾持短長。洎斯士者，率坐累去。公樸被之官，卽條具八事，請於大吏，行之而賦平役均，民以蘇息報最。調臺灣，復陳事宜十二條，以興學、廣教爲首務。時，臺邑歸化未久，俗驍悍，公任事三年，而民知禮讓，有文翁化蜀風。已入爲刑曹郎，轉兵曹。

己丑分校禮闈，得士一十八人，尋奉命視四川學政。教士以崇德勵學爲文章根本。校課之餘，留心民瘼，作全川六要論，上之行省。未及代，調巡臺廈。臺故舊治，稔其弊，至卽請革官莊、除酷吏、恤番民，鼎新學宮，建紫陽祠於側，示人以格致誠正之學。海外如鄒魯。時撫閩者爲儀封張公，相倚如左右手。閩人至今樂道之。前後在臺八年，簡於帝心，遂有巡撫湖南之命，以監司膺節鉞，蓋曠典也。踰年，陛見，面陳閩、楚事宜，稱旨，寵錫御製詩章及書籍、貂裘等物，天語褒嘉，稱其平和正氣，爲國家祥瑞，遂命移節福建。公受恩感激，益自刻勵。撫閩三載，吏畏民懷，以勞卒官。年六十有三。朝廷震悼，卹蔭有加。事詳別錄。

雷郡東有洋田萬頃，爲海康遂溪錯壤，堤岸一十七處，逼大海。海潮冲噬，多傾圯，漫溢田廬，民失業。公嘗告諸當事，倡議捐修，無應者。及爲閩撫，乃奏請興築焉。公自筮仕古田，至爲巡撫，計二十年。孑身於外，未嘗延致幕客。父子睽隔數千里，不

能具舟車、通往來，謙從一、二人，官厨惟進瓜蔬，皆人情所萬不堪者，而公恬然處之終其身；非卓有定識者，能然歟？聖祖常目爲苦行老僧。又謂從古清官未見有如伊者。亮哉，聖主之知人也。公居家孝友，在族黨間恂恂謹子弟率，又似絕無奇特者。其盛德君子也夫！

賜進士出身、誥授中憲大夫、充玉牒館纂修、官宗人府主事、前國子監助教、加四級紀錄六次、年家眷晚生顧鎮頓首拜譔。

陳清端公文選目錄

條陳臺灣縣事宜·····	(一)
臺廈條陳利弊四事·····	(三)
條陳經理海疆北路事宜·····	(五)
臺廈道革除官莊詳稿·····	(九)
臺邑問民疾苦示·····	(二)
臺廈道禁酷刑濫派示·····	(三)
臺廈亢陽修省示·····	(五)
臺廈試牘序·····	(七)
重修臺灣孔子廟碑記·····	(九)
新建臺灣朱子祠記·····	(三一)
上帝廟求雨文·····	(三)
臺邑求雨牒城隍文·····	(五)
媽祖宮求雨文·····	(七)

名宦祠祭范忠貞公文·····

(三九)

祭靖海將軍襄壯施侯文·····

(四一)

祭中憲大夫衛公南村先生文·····

(四三)

附錄

陳清端公文集總目·····

(四五)

陳清端公文選

條陳臺灣縣事宜

職嶺嶠寒儒，荷國家作養之恩，謬附科舉，得沾一命。昨者初授古田，未展寸長，旋蒙憲恩高厚，驅策駑駘，改調臺邑。思欲勉竭鈍拙，以圖報稱。履臺以來，晝夜兢兢，不遑寧處。仰惟憲臺智周道濟，有經綸宇宙之略，厚澤深仁，淪浹山海，謂察吏所以安民，則供職莫先條畫。職不揣迂愚，妄抒管見，敬陳事宜十有二條，不敢謂有當於治理之要務，第在臺言臺，於地方利病或一、二有合，仰望不棄芻蕘，俯賜採擇焉。

一、文廟之宜改建，以重根本也。蓋聖人之教，與王者之化俱遠。是以，學宮徧天下，其制度必極宏壯，其規模必極高敞，匪徒飾觀，以遵道也。臺灣縣爲臺郡附郭首邑，開復以來，戶口之蕃衍，商旅之輻輳，財貨之流通與夫人文之日新月盛，居然海外一都會也。獨以學宮重地，猶襲僞弁住宅而爲之。凡廟之與宅，規制不同；文廟與他祠尤別。今以住宅爲文廟，其卑陋湫隘之觀，揆諸朝廷所以崇儒重道、振興文教之盛典，甚覺弗稱。而且樞星之未有門也，明倫之未有堂也，藏經之未有閣也，東西兩廡風雨不蔽，鄉賢名宦俎豆匪依，至御製先師先賢諸贊尙未壽諸金石，其何以俾海陬士庶得覩天章

之燦爛乎？夫風俗係乎教化，教化重乎人才，人才由於學校。先儒有言：不興學校而求人才，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不可得也。處臺邑而欲養人才於學校，莫如改建文廟之爲亟矣。雖工煩費鉅，未能卒然而就，然奮發爲之，要當自今日始。除職倡捐及勸募外，仰望憲臺爲斯文宗主，力賜提挈，俾人文根本之地，得以及早觀成，使海外宮牆煥然改觀，人才蔚起，胥鈞陶所造就也。應否定議舉行，伏惟憲裁。

一、宜興各坊里社學之制，以廣教化也。社學卽古者家塾黨庠遺制。蓋爲人性皆善，但氣稟之偏，習俗之蔽，有入於不善而不自知者。古昔社各立學，聚群弟子於其中，教以方名象數禮樂詩書之文，可使上者爲賢人君子，次亦不失爲寡過之中人。末俗因循，不及時教其子弟，忽成老大，習染既深，無可造就。所謂時過後學，徒勤苦而無成，猶甘於遜謝曰：吾子非學中人。嗟乎！豈有不學自成之材？又豈有學而必不可成之材哉？父兄之教不先，宰斯土者與有責焉。海外非卽化外不可訓誨之地也。張益州鎮蜀嘗言：吾以齊魯待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徒肆意法律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可知法術刑民，原非所恃以爲治。教人務學，乃眞爲治之本圖。職欲於每坊每里內設立社學，延老成有行者爲之師，聚該坊里子弟而教誨焉。其教之目，自四書五經外，益以小學、近思錄二書，爲之正其句讀，稍稍解釋文義，使自少習讀，長乃有得。其於學者身心性情，當大有裨益，非小補也。應否速行？伏惟憲裁。

一、宜定季考之規，以勵實學也。士子廁名庠序，卽應以實學爲務。實學者何？於經史則博而通也，於世務則諳而練也，處爲通儒，出爲良吏，此之謂有本、有用之學，而皆可於平時制藝窺一斑焉。蓋制藝一道，視之若易，工之甚難；非有明理之識，則詞膚而不切；非有特殊之才，則氣萎而不振。然其才、其識，罔非由學問中來。學者平時用功，所以貴日邁月征也。至鼓舞激勸之方，則月課、季試諸舉，亦其不可已。大抵中材之士，不能無求知之心。月有課，季有考，亦士子以文藝見知之一日，未有不踴躍思奮者。知奮則知恥，日耻則日進，將惟向上是務，一切利欲薰心、苟賤不廉之行，自不覺棄之若浼。故謂文章與品誼相關也。職忝司民牧，簿書繁冗，不能時集諸生爲晤對，除月課聽本學舉行外，每以四仲之月，擇日集諸生於堂，親行考較，略爲分別高下。其優列者，量加獎賞，仍准所屬童生併與斯考。凡士著於斯者，縣令漸可熟悉。至歲科之年，有冒名充考者，不待辨而識矣。蓋既爲本縣童生，於本縣季考冊內安有一兩年全無報名與考之理？卽有其人，不過百中一、二，無難察核。爲諸生勵文行，爲童生杜頂冒，此季考之不可或廢者也。應否照定規舉行？伏惟憲裁。

一、宜舉鄉飲之禮，以厚風俗也。自國老、庶老之制興，歷代憲老乞言爲重，郡國有司奉行不替，非習爲迂濶之儀以粉飾太平也。凡民間爭鬪日熾，獄訟日煩，始於鄉不序賢、食不羞耆，罔知禮讓故耳。若使習見乎敬老尊賢，地方有司猶捧觴布席之不遑，

我何人斯，敢恣睢狼戾以自肆？將樂至不爭，禮至無怨，獄訟可消，兵制可靜，直移風易俗之一機也。查康熙九年十二月，禮部頒定鄉飲酒禮，滿漢一體舉行。臺邑賦役全書支發項下，亦開載鄉飲二次。職欲察訪所屬，該里內有年高德劭、衆所推服者，歲報二人。一爲正賓，其一爲副。照例每年正月十五、十月初一等日，敦請至本學明倫堂，如例舉行，仍將賓僎姓名具報。此在海外，一時訝爲創見，實則行所當行，其於人心風俗未必不有得之觀感潛移默易者。應否速行？伏惟憲裁。

一、臺倉積粟之宜以時斂散也。倉粟一項，國藏攸關，遇有荒歉，爲民生所待濟，係甚重也。第斂之不以其時，則廩藏空虛；散之不以其時，則民生困苦；均非奉行之善。如每年三、四、七、八等月青黃不接，此宜散倉粟出糶時也。若仍封倉不糶，必致米貴病民，且陳陳相因之粟，大半紅腐沕爛而不可食矣。每年秋成後，於十二、正、二等月，此宜斂粟入倉時也。倘不早徵收，至增價買補，必致倉無餘粟。一旦天行告沴，有欲糶之無可糶、賑之無可賑者矣。是斂之與散不容不爲調劑也。矧在臺尤須以時斂散者，重兵雲屯，月米取給，斂不時，庚癸呼矣。數萬戶口，半多寄食在市，散不時，哀鴻嗷矣。且近海地濕，粟易沕爛，阻隔重洋，告糶無所，斂之、散之，必及時乃有濟也。就臺灣一縣言之，每歲除捐積粟外，正供額粟四萬六千有奇，除支給各營月米，每歲尚餘二萬有餘，歲積一歲，是存倉之粟不下十餘萬也。此十餘萬之粟，不及早變通，出陳

易新，而坐視涸爛，任聽虧空可乎哉？職以爲歲餘粟二萬餘石，應於每歲青黃不接之月，出粟一萬餘石，在市散糶，以濟民急。將開倉日期及糶過數目，按月報明本府稽查，即將賣過銀兩解貯府庫，至冬領回，買新粟補倉。如此則存倉額粟既不虧減，又免涸爛，而倉粟在市，米價亦不至騰貴，一舉而數善備。職以爲變通積粟之法，端無過此。案查本年正月內爲籲請發糶陳粟等事，蒙憲恩准糶濟民。職遵卽開倉，每月定有六期糶賣粟米。至期自朝至暮，男婦老少摩肩累足，牛運車載，晝夜絡繹。若非叨邀憲恩，此數百萬生靈將何所倚，則糶粟濟民，在臺地可謂行之既效者也。不揣冒昧，詳請憲恩，歲以爲常，則民生安而國藏固，海疆末吏且得免賠累之苦，伏惟憲裁。

一、澎湖孤懸海島，宜通商販粟以濟軍民也。邑志稱澎湖爲臺郡咽喉，凡舟由內地來者，望澎湖爲指南；自臺去者必寄泊澎湖以候風信。所以地僅彈丸，最稱扼要。國朝設水師三營，官兵駐劄，爲建威銷萌之計。誠有備無患矣。營兵月米，動請預支，誠恐按月支給，海上風濤不測時或誤兵食。其爲兵食計亦善矣。獨其中有三十六嶼，居民錯處，額載人丁六百有零，地種泊網等項，歲徵一百七十餘兩，則雖孤懸海島，猶然爲朝廷輸賦稅之民也。查澎湖之民，視臺郡已分霄壤。澎湖不產稻粟，止宜高粱。此其地之瘠也。家家以採捕爲業，別無可爲營生。此其民之窮也。其尤苦者，所種高粱有限，必須兼買粟米度活，縱使採捕魚鰕，可覓蠅頭微利，而無米可買，不免啼饑。數百家戶口